

突破汉字门槛的经验：将传统汉字教学法应用于国际中文的汉字教学研究

谢友中

梧州学院

Email: 664928613@qq.com

Received: December 2, 2024; Revised: December 25, 2024; Accepted: December 26, 2024

摘要

汉字是国际中文教学的战略组成部分，然而却普遍面临汉字门槛难以突破的教学困境。借鉴中国传统语文教学经验而产生的汉字门槛教学模式，是母语汉字教学法古为今用的典型案例。然而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传统汉字教学法应用于国际中文汉字教学的门槛字量问题，对其汉字门槛教学经验还缺乏进一步的挖掘。杂字教学是与传统官方汉字教学并行的一种民间路径，极具古人汉字门槛的教学智慧。在教学时长等条件限制下，杂字极为注重文字教学效率。其门槛字量的选择紧跟教学目标而定，在组织方式上将文字分散融入具有育人意义的课文中，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完成教学，是集中识字与分散识字策略的有机融合。杂字教学还探索出了汉字本体教学为主，汉字知识为辅的教学经验，紧紧围绕文字记录语言音义的根本职能，突出汉字的功能化应用而尽量避免文字知识化教学。杂字的效率意识与教法融合经验对于优化国际中文门槛汉字教学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汉字门槛；杂字；识字效率；教法融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明清吴方言韵书文献的整理与音韵比较研究”（19YJC740095）；广西新文科项目“面向东盟中文需求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新文科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XWK202428）。

EXPERIENCE IN BREAKING THROUGH THE THRESHOLD OF CHINESE CHARACTERS: 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METHODS TO THE TCSOL

XIE YOUZHONG
Wu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ese characters are a strategic par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yet they generally face the teaching dilemma that the threshold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difficult to break through. The Chinese character threshold teaching model, which has emerged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how the mother tongue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method can be used in the present day.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have mainly focused on the issue of threshold character siz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methods applied to international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and there is a lack of further excavation of their experience in teaching threshold Chinese characters. Zazi teaching is a folk path parallel to traditional official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and is very much the teaching wisdom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threshold. Within the constraints of teaching hours and other conditions, Zazi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efficiency of character teaching. The choice of threshold characters follows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closely, Scattering words into nurturing texts and teaching them in a very limited amount of time, which is an organic blend of centralised and decentralised literacy strategies. The teaching of Zazi has also explored the teaching experience of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ontologically, supplemented by the knowled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cusing closely on the fundamental function of characters to record the sound and meaning of language, and highlighting the functional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while avoiding the teaching of textual knowledge. The efficiency consciousness and pedagogical integration experience of Zazi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optimising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at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threshold.

Keywords: TCSOL; threshold for Chinese characters; Zazi; literacy efficiency;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1.引言

汉字是国际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21年发布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指出，汉字与音节、词汇、语法共同构成衡量学习者中文水平的基本标准，汉字的国际中文教学地位不可或缺。然而，在全球范围内，汉字难教难学的困境仍然普遍存在（陆俭明，2024），中文二语教学突破汉字门槛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母语教学经验是二语教学法的源泉（李如龙与陈艳艺，2021），与其他语言背景的教学理论相比，汉语母语者的文字教学经验研究还不够充分，对中文二语教学突破汉字门槛的教法支持还有待提升（郭清丽与梁彦民，2023）。中国汉字教学历史悠久，教学经验十分丰富。学界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官方汉字教材《千字文》等的教学经验进行了研究（杨晓黎，2006；安雄，2017；白乐桑，2018；龚君姬与白乐桑，2024等），但是随着中国传统汉字教学新材料的发掘越来越多，其中有些闪光的汉字教学思想尚处于待发掘状态，有必要就此领域继续进行探讨，以便为国际中文汉字教学研究提供更多参考。

2.民间汉字教学法的借鉴价值与分析框架

中国传统民间汉字教学在突破汉字门槛的教学上拥有丰富的教法经验，这对于国际中文汉字教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白乐桑借鉴中国传统汉字教法提出了“汉字门槛”概念，指出设定基本的字量门槛有助于中文二语者在初学阶段就摆脱“文盲”状态，也是语言教学经济原则的体现（白乐桑，2018）。白乐桑的汉字门槛观借鉴了中国传统汉字教学的最低字量经验。不过突破汉字门槛在古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人的汉字教学围绕突破最低字量进行了长期的教学实践，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要想了解中国传统的这一汉字教学经验，最详实的一手资料莫过于历史上民间长期流行的汉字教科书即村塾杂字。这种为了解决民众进入文字世界的汉字门槛教科书，是传统汉字教科书的一大类别，呈现了汉字教学的原生状态。不同于《千字文》等经典入门汉字教材的统一性，杂字在汉字教材编写上富有个性化，蕴含了汉字门槛教学与探索的丰富智慧，极具开发利用价值。

学者近年来发掘出了大量的民间汉字教科书，使得以往在经典文献中偶见提及的民间汉字教科书能够重见天日。已汇编影印的有《杂字类函》《清至民国岭南杂字文献集刊》《清至民国山西杂字文献集刊》等。这些民间初级汉字教科书数量很大，应用广泛，有些杂字还流传到了海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就收录有《新刻增校切用正音乡谈杂字大全》一部。中外学者对这些民间汉字教科书进行了跨文化传播等多方面的研究（杨琳，2015）。在对中国传统汉

字教学法的借鉴与转化应用方面，法国学者安雄（2017）指出，像《三言杂字》《四言杂字》这样的汉字教材对于界定集中识字的定义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然而，学界从国际中文汉字教学思想资源的角度，对这类教科书的开发利用还比较有限，所提及的也只是少数几种。已有相关字量统计只是杂字等传统语文教学经验研究的一个方面。杂字是汉语母语者突破汉字门槛的群众教学实践，挖掘杂字的汉字教学思想对于破解汉字门槛阶段的教学难题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杂字是民众跨越汉字门槛的教学经验的结晶。从国际中文汉字教学的角度挖掘这些汉字教学资源，还需要一个恰当的分析框架。李润生（2015）在美国应用语言学家 Anthony 的教学理论（Approach）、教学方法（Method）、教学技巧（Technique）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汉字教学法的层级体系。该体系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汉字教学思想。汉字教学在逻辑上归结为集中与分散这两种基本方式，也即两种基本的汉字教学思想。第二层是基于汉字教学思想的教学方法。集中识字的教法如部件识字、成群分级识字、字根识字、字理识字、科学分类识字、字族文识字等。分散识字的教法如注音识字、汉字标音识字、听读识字、韵语识字等。第三层则是教学技巧，如字谜识字、联想识字、趣味识字等，这些具体的技巧适用于集中与分散两种识字方式。实际上，假如对其三个层级进行压缩，还可以简化为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两个层级。透过古人的杂字这一宗汉字门槛教材，从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两个视角进行提炼，并与今天的国际中文汉字教学进行比较，或许能够为基本汉字能力教学提供可资借鉴的教学经验。

3. 民间汉字教学法及其古今比较

民间杂字目的是在语文教学初期就培育基本的汉字能力，汉字教学思想上表现为集中与分散的高度融合，集中之中有分散，分散之中亦有集中；以学生的交际需求为根本，教材的功用并不只是教授汉字，而是注重发挥综合教育功能；在教学方法上，给予教师充分自主权，由教师根据教材进行能动的教法选择。将这些方面与今天的汉字教学进行比较发现，古今存在一定差异。

杂字的基本教学思想属于集中识字教学。一是汉字的字量集中。据学者对数百种杂字的用字统计（温海波，2021），发现不计重复的用字在 400 多到 2000 字之间，如《耕田杂字》用字 488 个，一般为 1000 多个。不同版本的杂字在字量的选择上存在差异，但是仍然有一定的数量范围，与《说文解字》这样的文字学著作收录近万个汉字相比要少得多。另据学者的考证，杂字在用字上还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常常使用与地方音义相配的俗字（曾良，2024）。二是文字的基本用法规律集中。杂字并不是汉字的简单罗列，而是呈现每个字的常见用法。以“人”字为例，《幼学七言杂字》相关语法和词义的常见用法出现 15 次：人生、人争羨、美人（2 次，

分别指一种水果/长相好的女人）、老熊人（动物）、瞒人、掳人、人捉获、人做、人参、人身、成人、令人、媒人、主人。“人”字在这些词义搭配中可以做定语、主语、定语中心、宾语等，基本涵盖了常用的语法语义搭配规律，用字规律的分布编排有助于童蒙在识字的同时掌握文字的常见用法。三是教学时间与书写练习的集中。杂字的篇幅不长，塾师教完一本杂字用时一般在几个月左右。书写是杂字教学的核心目标，今见有些杂字抄本题有抄写者的姓名、年龄、抄写的起止时间等，表明童蒙学习完一本杂字，可能会抄写一遍乃至数遍。那些抄写精美的杂字理应经过了大量而集中的反复练习。由此可见，杂字的集中识字主要是教学内容、教学时间和练习过程的集中。集中之中也有分散，文字在课文中分散呈现、汉字笔画多少呈不规则分布等。

杂字的编写以学生的交际需求为根本，同时发挥文字教学的综合育人功能。一方面，杂字的编写极为注重交际需求。《绘图字学良知》在凡例中说，识字是一件“大快事”，学会写字后“家书要信，秘密文件，汇单文契”“不必假手他人”，这种实用化的识字观代表了杂字的总体教学导向。不过杂字并不直接教授学生写作日用交际文书，而仍是以识字为中心的文字教学。较为常见的文字组织方式是以名词的形式呈现一个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绘图字学良知》以字词图结合列举了数目、天文、人物、神仙、植物、动物、鸟兽、鱼虾、乐器、文房、军械、妆奁、家具、农具、衣服、食器等将近 20 类常见名物 160 多个词汇，同时又以所列词汇字头带出同音字组，扩充了识字的数量。这种名物列举的方式是杂字教科书的典型样态。在编者看来，能够认写这些名物用字，那么交际所需的汇单文契书信等用字自然也就包含在其中了。另一方面，杂字教科书并不满足交际用字的单一教学目标，而是十分注重文字教学的育人功能。广东韶关的一种抄本《四言杂字》有这样几句“拆散婚姻，天诛地灭；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眼热嫉妒，争气不得；奸诈诡谲，计较拐骗”，类似这样的道德品行教育在杂字的内容编写中十分常见。不仅是德育，还有基本生活知识的传授，此本杂字就有“栏瑩塞缺，提防旱天”，“银钱存积，做些事业”，“闭口痢症，绞肠痧症”等农事、生意、疾病以及其他相关生活经验的传授。抛开识字教科书层面，只看杂字的内容，其以词汇铺陈的巧妙设计，展现了一个用语言文字书写的多彩世界，既是文字教科书，也是育人的生动教材。

杂字教材给予了塾师充分的文字教学自主权，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由塾师灵活掌握。杂字在教材编写上着眼于词汇铺陈，以生动的词汇带出文字，而非简单的文字集合。从塾师教字学生写字的角度看，自然离不开汉字的结构教学，但是杂字教材反而并不在意汉字的结构与书写知识的指导。今人在汉字教学中所持有的字根、字理、字族这类概念，在主流的杂字教材中比较罕见。杂字更加重视识字的意义训导而非具体写字方法的指导。《庄农杂字》的开篇就说“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

先；要记日用帐，先把杂字观”，最后四句再次强调“几句俗言语，休当戏言观；专心记此字，落笔不犯难”。开头和结尾的这几句均表明了杂字的教学目的，就是为了记账等日用写字需要。其意在告诉童蒙学习写字是十分重要的。杂字的这种编写模式避开了汉字结构知识在课文中的呈现，而是以文字记录通俗易解的生活内容，运用文字词汇将学习者带入一个意义丰富的语言世界。至于怎样认字写字，则由塾师讲授，教法和技巧亦由塾师灵活使用。

将杂字的这些教学理念与今天的国际中文汉字教学相比，发现古今汉字教学的思维有着较大的差别。

今人对于集中与分散识字的概念界定较为清晰。当代学者将集中与分散识字在教法上进行了较为严格的区分。在集中识字方面，一个普遍的定义是“按字音或字形归类集中”，以便在“较短时间内”教授更多的生字（李润生，2015）。在中文二语教学中，法国汉语教师安雄（2011）描述这种识字法是“充分体现汉字构字规律”的教学法。在分散识字方面，母语分散识字则是把生字“放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的汉字教学，是一种“随文识字”（孔姗姗，2022），而中文二语教学研究者也指出分散识字是生字“分散在课文中”“在语境中识字”（李润生，2017）。不论是母语还是二语教学领域，当代学者对于集中与分散识字在概念上的理解基本是一致的。集中识字被认为是符合汉字构字规律的集中，分散识字则是将识字任务分散在语境中的分散。当我们把当代汉字教学的集中与分散思想与传统的汉字教学相比时，发现二者有着较大的差异。

中国传统民间汉字教学对集中与分散模式的理解与今人有着较大的不同。有学者认为乡村汉字教学使用的杂字就是集中识字（顾月琴，2017）。显然，学者将集中识字这一概念既用于指称当代的汉字教学法，又用于指称传统民间的汉字教学法。然而，通过广泛阅读传统乡村杂字，我们发现，古今关于汉字集中教学的理念实际上有着较大差别。当代汉字教学所指的集中在编排上主要是指根据汉字的结构规律进行的集中，如属于“木”字旁的字“树村林”等归纳在一起。学者所称杂字的集中实际上则主要是文字词义分类的集中，并不是汉字构形规律的集中。清代广东塾师邵彬儒编写的《蒙学一串珠杂字教科》将需要教授的汉字分布在身体、亲戚、嫁娶、儿童、奴婢、朋友、读书、文官、武官等63个词义领域。身体部分的前四句是“人之身体，头为元首；观看在眼，欲食在口”，全书均采取韵语的方式组织文字，这也是杂字的典型编写模式。除了四字一句，还有三字、五字、七字一句等。杂字主要按照词义而非汉字的构造规律编写教学内容，在对集中识字的理解方面，古今实际差别较大。

杂字也是集中识字与分散识字的高度融合。当代中文二语汉字教学中的分散识字是随文识字，课文中出现什么字就教什么字，汉字出现的位置由教材的编者决

定。有些汉语教材以拼音形式呈现字词句段乃至篇章，语境中编者认为需要学生学习的汉字，就在语境中出现某个汉字，师生根据编者的意图就学习那个特定的汉字。杂字与此不同，教学内容全部是以汉字的形式呈现，通篇的汉字书写看不出来需要学生学习哪个汉字，必须让学生掌握的汉字没有形式标记。如广东新会罗江乡犹龙里村李汝翼手抄的《幼学七言杂字》，其中的两句“人生第一这宗事，白米干柴酱醋盐”，这两句话中需要教授哪个字并没有明显的标记。学生重点认写哪个字也由塾师灵活安排。可见，杂字这种识字法按照当代汉字教学模式理解，既不是完全的集中识字，也不是完全的分散识字，而是二者的有机融合。古人对于集中识字与分散识字的融合运用，与今人对于这两种方式的区分理解有着较大的不同。

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方面，杂字并不规定塾师对汉字本体教什么、怎样教，今人的汉字教学理念较为强调汉字本体知识、教法和技巧的应用。黄伟嘉（2020）的《汉字和汉字教学》编写的主要目的是“介绍基础汉字知识，提供常用汉字信息，讲述汉字教学方法”，极为重视字理等文字知识，以及教学方法的指导。将这一汉字教学模式与古代杂字教材相比，当代汉字教学更重视汉字知识与教学方法的运用。古人的基本教学方法是塾师“讲字”，学生摹写。据考证私塾先生讲字的内容有纠正字音、辨析易混字形以及讲解常用字义等。前述塾师邵彬儒亦编写有《俗音字辨》一部，集中讲字的例式为形近字对比，如“跌，颠入声，跌打；跌，音夫，跌坐”，“跌”与“跌”是字形极为相近的两个形声字，塾师的讲解重在定音、释义。还有的塾师如季周亭在入门汉字教学基础上，另外编写常用同音字汇《检韵杂字》进行集中讲字，教学重点也在于读音和字义。历史上不乏一些由学者撰写的字形知识类普及著作，但在民众汉字门槛教学阶段却并不常用。杂字的经验表明，突破文字门槛阶段的教学重点是培养使用汉字记录语言音义的能力。

总体而言，杂字的教学目的是培育民众跨过汉字门槛，学会认写使用文字。杂字以词义分类组织文字进行集中教学，是字与词的结合，今人的汉字教学强调文字本体的集中；杂字的文字分散教学是在词义教学中的分散，今人的分散是随文识字；杂字的汉字教学并不强调汉字知识的学理性内容，今人的汉字教学较为强调汉字知识；杂字教材编写并不凸显文字知识与教法要求，给予教师充分的教学自主权。今人的汉字教学在教材编写上，除了汉字内容，往往渗透丰富的文字知识与教学方法的指导。汉字书写复杂，再加上教学时长等外在条件限制，如何进行汉字教学尚无统一标准。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在当前国际中文汉字教学面临诸多困境的情况下，不妨回看历史上汉语母语者跨越汉字门槛的教学经验，古为今用，借鉴过去的经验为国际中文汉字门槛教学提供经验借鉴。

4. 民间汉字教学法对国际中文汉字教学的启示

杂字这种文字教学法在培育民众跨越汉字门槛上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魏晋时期就已产生（张云，2024），长期为古代民间社会识字教学所用，甚至在20世纪民间识字读物还能见到杂字的身影。从杂字的教学经验中，可以获得跨越汉字基本能力最佳教学阶段、集中识字的界定以及处理文字教学与文字知识的关系等三个方面的历史经验。

在汉字教学的适宜阶段方面，中国历史上的母语汉字教学经验表明，学生入学早期是集中汉字教学最为有利的阶段。首先，在早期阶段有利于进行汉字学习的动机培养。传统乡村社会对童蒙进行杂字教育，目的是培养他们日后的记账、契约、书信等必须的文字书写能力，文字教育的动机十分明确，利于早期的识字教学。中文二语者学习的早期阶段也是培养他们汉字能力的首个重要机遇期，对日后汉字能力的保持和提升具有重要的教学意义。其次，学习者在早期阶段就获得汉字能力有助于激发学习的成就感，有利于汉字教学。蒙学杂字的汉字教学是带着极强的文字功用目的进行的，学习者掌握汉字后，立即进行书写练习与记账、书信尺牍等初步文字应用，能够及时建立获得文字的成就感，巩固汉字的习得成效。在中文二语教学上，不乏存在早期阶段只教汉语不教汉字的呼声（史有为，2022），但这却减少了汉字书写成就感的早期培养机会。最后，开展早期汉字教学是与汉语学习同步进行的汉字门槛培养，有助于奠定扎实的认写字量基础。传统的杂字教学也并不是完全解决了门槛字量的问题，除了杂字之外也还有各种辅助汉字教材等。国际中文相关汉字门槛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并得到了一定范围内的教学检验（龚君姬与白乐桑，2024），杂字将汉字门槛教学与语言能力培养共同安排在语文教学的早期，从动机培养等方面看，解决汉字门槛问题越早越好。

在汉字教学相关重要概念的研究方面，既要进行概念的区分界定，也要在教学实践中进行概念的融合应用。在概念的界定上，汉字教学分为集中与分散两种方式。学者对这两个概念研究颇多，进行了较为严格的区分，这在学术层面能够深化汉字教学思想的探讨。不过更加细致严格的概念区分却有可能带来实践应用中的概念对立，给人一种集中与分散识字是两种水火不同炉的教法印象。学者们对于集中与分散识字的概念区分已有基本共识。一些教材的编写也反映了人们对集中与分散识字的概念理解，二者在教材中对汉字的编排方式也有着显著差异。有的教材坚持随文识字，也就是分散识字，同时也有编者设计集中识字教材，二者的分野比较明显。这种教材编写的情况不同于中国民间一千多年来的杂字教学经验。不能说传统经验都是正确的，但是杂字对于集中与分散识字有机融合的理念则仍有其时代价值。在概念的应用上，应注意集中之中有分散，分散之中也有集中，二者融合而非严格区分。

在早期阶段的汉字教学与汉字知识教学方面，要进行严格区分，适度融合。从杂字教科书的典型样态中不难发现，其作为教材并不强调汉字知识的教学，就古人总体的汉字教学经验而言，汉字教学和汉字知识教学是有所区分的。一方面以杂字为代表的民间汉字教科书，在汉字教学内容的编写上，罕见编入汉字知识。另一方面，古代也不乏存在面向童蒙的汉字知识教材，比如清代王筠的《文字蒙求》，就是为了童蒙的识字而编写的。不过，学习者早期阶段使用的主流教材，显然是杂字而不是各类文字知识类教材。在国际中文早期阶段的汉字教学中，不妨借鉴古人的经验，在汉字教材的编写中，尽量减少编入汉字知识，避免汉字教学走向文字知识讲解的枯燥性，直接进行文字的认写教学。汉字的知识解说历史极为悠久，东汉时就有许慎的《说文解字》专著。古代杂字的编写者并非缺乏汉字知识，而是在长期的汉字教学经验中，形成了童蒙汉字本体教学与汉字知识教学的大致分野。当然，也不能否认塾师在讲字中运用汉字知识，但是杂字教材避免呈现汉字知识却是一条基本的教学经验。

以上讨论了传统杂字在汉字教学方面的历史经验及其对于国际中文汉字教学的借鉴价值。杂字在突破民众汉字门槛的教学经验上，对国际中文汉字教学有着丰富的启发意义。在入门阶段汉字教学思想的理解、汉字知识与教材编写的关系等方面，古人与今人的理念有所不同，采取的教学方法也不相同，这为优化国际中文汉字教学，突破汉字门槛的教学困境提供了新的参考。由于时代、国情、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并不是说历史上汉语母语者在入门阶段的汉字教学经验，完全可以照搬照抄到国际中文学习者早期的汉字教学中，而是指杂字教学的基本理念能够为国际中文入门汉字教学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首先，对于初级汉字教材的编者，要有服务其设定对象的汉字门槛意识。杂字的入门字量一般在 400 到 2000 个之间，反映了古人对汉字门槛目标的多样化认识。这表明了两点：一是汉语应用能力培养需要一个基本的汉字门槛，但是这一门槛的设定并不是绝对划一的；二是门槛的高低与学生未来的用字需求紧密关联，汉字门槛的设定要与生情紧密结合，而非抽象的理论字量。初级阶段具有门槛意义的汉字教科书编写，要根据教学对象的学习时间、用字能力目标等为其量身定制汉字的门槛。古人对汉字门槛设定的层级性，反映了古人汉字教学恰到好处的实用观念和极强的文字教学经济意识。理想的门槛状态是字量不多也不少，这对国际中文汉字门槛教材的编写具有启发性。在门槛字量确定的基础上，借鉴杂字以词义带出文字的编写原则，而非以文字负载那些并不能引起学习者兴趣的意义。教材给予师生教与学的自主权，同时编写门槛汉字知识及教法等教师用书，丰富教学参考资源。

其次，对于国际中文汉字教学的研究者，还可以继续挖掘母语者汉字教学经验，特别是传统民间的杂字教学经验。汉字拥有悠久的历史，汉字教学也拥有悠久

的历史。汉字的古今形体、规范化进程等在不断演变，但是汉字的本质始终未变。就这一点来说，古人的汉字教学与今人的汉字教学，在一些基本的理念等方面应该是相通的。要区分母语者的汉字研究经验和汉字教学经验，汉字研究是学者生产汉字知识，不一定能够完全直接地转化为教学内容，汉字教学经验是文字书写能力的传授，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汉字教学不等于汉字研究，汉字研究也等于汉字教学。因而，对于古人汉字教学经验的探索还要与古人的汉字研究进行区分，真正走进古人的汉字教学，深度挖掘古人的汉字教学经验，为国际中文的汉字教学提供更加丰富的母语者汉字教学思想资源。

最后，对于从事国际中文汉字教学的教师，要回归汉字教学的本身，核心是汉字的认写教学。一要区分字典里的汉字和学生所需要的汉字。正如中国古代并不缺乏《说文解字》那样的字典，但是字典里的汉字并不等于教师可以直接取来教给学生的汉字。字典里的汉字是抽象的字库存在，学生所需要的汉字是与其中文二语能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汉字。二要调研所教学生的汉字门槛需求，选用字量合适或自编契合本地学生的汉字教材，学生需要什么汉字就教什么汉字。三要根据生情灵活掌握汉字的教学顺序。由易到难是一般的教学原理，汉字教学大体遵循笔画少的先教，笔画多的后教的基本逻辑。不过，母语者的杂字教学经验表明，这种汉字教学观可能也并不绝对。杂字教材的编写并不遵循或严格遵循汉字笔画由少到多的顺序，而是根据内容分类的需要出现什么字就写什么字。这就给予了教师充分的自主权，何时教多少笔画的字由教师进行判断。还要注意在汉字教学中，加强对学生进行德育等方面的培养，提高汉字的学习动机，助力学生跨越汉字门槛。

5.结语

汉字是衡量中文二语习得的一个基本水准，在国际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全球中文教学却一直面临突破汉字门槛的普遍难题，依据其他语言的文字教学理论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汉字的教学问题。中国发明和使用汉字历史悠久，与之相应的汉字教学法源远流长，经验十分丰富，挖掘母语汉字教学经验为国际中文汉字教学服务是应有之义（万业馨，2019）。一些国家的中文二语教学成功借鉴中国传统集中识字的最低字量教学法，创造性提出了“汉字门槛”的教学理念，形成了中文二语的教学特色，说明中国传统汉字教学法具有极强的现代创新应用价值。

杂字这一汉字教学模式在魏晋时期就已经产生，在民间汉字教学中传承不衰，是受到民众广泛认可的汉字入门教学法，更是民众探索突破汉字门槛教学的结晶。杂字在突破汉字门槛的教学上形成了实用化集中识字、文字交际目标与育人功能相结合，以及给予塾师充分自主权等教学经验。回到杂字教材及其教学过程，不难发

现汉字教学的方法融合化、非形式化、交际实用化等丰富的入门阶段汉字教学特征。将今天的国际中文汉字教学理念与之相比，存在较大的不同。今人对于集中与分散识字法在概念界定上区分严格，在教学中的应用模式也有着显著分野；今人的汉字教学还存在汉字知识化的浓厚倾向；也有重方法技巧而轻理念研究等问题。鉴于此，通过本文对于杂字汉字门槛的教学经验发掘，进而提出了国际中文汉字门槛教学的适宜阶段、方法融合以及汉字知识与汉字教学严格区分的教学理念。这就要求教材的编写者要有使用对象的汉字门槛意识，尽量避免汉字知识与教学技巧的呈现，而重在汉字的语言交际功能培养；汉字教学的研究者要进一步挖掘母语者传统汉字教学经验，区分汉字教学经验与汉字知识的生产经验，真正走进古人的汉字教学，发掘古人杂字的汉字教学经验；汉字教师在教材选用上，要深入调研教学对象的汉字门槛需求，选用或编写与教学对象汉字门槛需求契合的教科资料。在一些教学观念如汉字笔画多少的教学顺序上，依据生情实际，进行灵活掌握等。

汉字教学法的应用条件存在时代等众多限制因素，在今天看来杂字自然有其历史局限性。汉字门槛的突破在古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杂字教学的历史局限性并不能掩盖其克服汉字门槛的闪光教学经验。由于所见材料有限，本文的研究还比较初步，期待未来对传统杂字教学经验的挖掘更加深入。

参考文献

安雄 (2011)。集中识字经验与对外汉字教学的新尝试。世界汉语教学学会通讯, 9 (1), 1。

Bernard Allanic (2011). Concentrated Character Recognition Experience and New Attempts in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to Foreigners. 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9(1), 1.

安雄 (2017)。集中识字法在汉语作为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 2 (4), 12-17。

Bernard Allanic (2017). Focused Literacy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2(4), 12-17.

白乐桑 (2018)。一元论抑或二元论:汉语二语教学本体认识论的根本分歧与障碍。华文教学与研究, (4), 1-11+24。

Joël Bellassen (2018). Monism or Dualism: The Fundamental Dispute and Barrier in the Ontology of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Chinese, (4), 1-11+24.

郭清丽、梁彦民 (2023)。国际中文教师汉字知识调查研究——以汉字构形理论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1 (2), 64-70。

Guo Qingli and Liangyanmin (2023). Investigation 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s' Knowled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 A Case Study of the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 Structure.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Teaching & Study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dition), 21(2), 64-70.

顾月琴 (2017)。明清杂字教材对当前新童蒙读物编写的启示。童蒙文化研究, (2), 11。

Gu Yueqin (2017). Implications of the Ming and Qing Character Textbook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Current New Children's Books. Research on Childhood and Monumental Culture, (2), 11.

龚君姬、白乐桑 (2024)。法国汉语教育的发展历程、现状与未来,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2 (5), 31-42。

Gong Junji and Joël Bellassen (2024). The History, Present and Future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France.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Teaching & Study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dition), 22(5), 31-42.

黄伟嘉 (2020)。汉字和汉字教学。北京市: 北京大学出版社。

Huang Weijia (2020).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 character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孔姗姗 (2022). 试析斯霞老师“随课文分散识字”的实践特色。小学语文教学, (13), 25-26。
- Kong Shanshan (2022). A test analysis of Ms. Sixia's practice of “decentralized literacy with the text”.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for Primary Schools, (13), 25-26.
- 陆俭明 (2024). 国际中文教育的使命及其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2 (1), 1-4。
- Lu Jianming (2024). The Mission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Beyond.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Teaching & Study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dition), 22(1), 1-4.
- 李如龙、陈艳艺 (2021)。汉语国际教育应关注与文字、文学、文化的关系。语言教学与研究, (3), 22-30。
- Li Rulong and Chen Yanyi (2021). Chinese languag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words, literature and culture.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3), 22-30.
- 李润生 (2015)。汉字教学法体系及相关问题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 (1), 38-48。
- Li Runsheng (2015).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Teaching Method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Related Issues.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1), 38-48.
- 李润生 (2017)。大分散、小集中：“语文同步”模式下的汉字教学法思考。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3), 68-74。
- Li Runsheng (2017). De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teaching method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language synchronization” mode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3), 68-74.
- 史有为 (2022)。国际中文教育全拼音教学的学理、构想与价值。语言战略研究, 7 (5), 74-86。
- Shi Youwei (2022). Theories, Concepts, and Values of Whole-Pinyin Teach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7(5).
- 温海波 (2021)。杂字读物与明清识字问题研究。安徽史学, (4), 26-33。
- Wen Haibo (2021). A Study of Zazi and Literacy Issu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istorical Research in Anhui, (4), 26-33.
- 万业馨 (2019)。谈对外汉字教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4), 59-68。

- Wan Yixin (2019). Several Issues in Research on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to Foreign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4), 59-68.
- 杨晓黎 (2006)。朝鲜中文教科书《图像注解千字文》的功能定位及其启示。 *世界汉语教学*, (4), 133-139。
- Yang Xiaoli (2006).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the North Korean Chinese Textbook ‘Image Annotated Qianziwen’ and Its Implications.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4), 133-139.
- 杨琳 (2015)。《新刻增校切用正音乡谈杂字大全》考述。 *中国典籍与文化*, (4), 107-111。
- Yang Lin (2015). The Newly Engraved Book of Xinke Zengjiao Qieyong Zhengyin Xiangtan Daquan. *Chinese Classics & Culture*, (4), 107-111.
- 曾良 (2024)。杂字俗写音义考三则, *汉字汉语研究*, (1), 87-95+127。
- Zeng Liang (2024). Zazi Commonly Written Sound and Meaning Examination of Three Rules.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Language*, (1), 87-95+127.
- 张云 (2024)。古代杂字书的编纂特征, *现代出版*, (2), 85-92。
- Zhang Yun (2024).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ilation of Zazi. *Modern Publishing*, (2), 85-92.
- Anthony, & Edward M (1963). Approach, method and technique.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17(2), 63-67.